



## 不设限的人生才能遇见更多的风景

李文芬

人生未尽，万事未定。这是我在拿到驾照时的第一感受。

是什么时候开始动了学车的念头了？应该是有了一对双胞胎以后。两个小娃的到来让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首当其冲就是学会独立出行。这对于患有严重路盲症的我来说，是一项大挑战。开始斗胆跟先生聊起学车的话题，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。后来，为了方便中午回家看娃，入手一辆电动车，十分钟的上班之路变得通畅便捷，学车之心又悄然离场。偶尔会冒出来，大抵是遇上了大雨天或是特别冷的天气——骑着电动车在冷风冷雨里穿行的滋味实在不好受。

就算是这样，也没有下定决心要去学车，报名学车纯属偶然。那天跟先生带着两小儿在家附近溜达，看到一家驾校的店面，我说：“要不，进去看看？”走进去，先生跟店家聊了几句，就把合同签了，我就成了驾校的一名学员。整个过程我没有参与，直到签名那一刻才觉得这件事与我有关。虽然心里充满忐忑，虽然不确定这份学费是否会白交，虽然不知道最终的学车结果会如何，但我没有拒绝这份安排。既然有了念想，就让它开始吧。

接下来的4个月，就是按部就班的学习和考试，科目一和科目四考的是理论，对我来说没什么难度。科目二的第一课最煎熬，教练没带我去训练场练车，而是让我直接在路上试开。车辆在我手中启动的时候，心都要跳到嗓子眼里了。我再三问教练，确定由我来开吗？教练很无语，说，不然呢？我反复表达我的恐惧，教练说，有我呢！我脚下有刹车呢！那又如何？还是紧张还是害怕呀！也就十分钟的时间吧，下车的时候，我手心全是汗，腿发软。我在心里想，怕成这样，还能学车吗？

还是硬着头皮上了。回顾学车的全过程，心理挑战远大于技能挑战，每一次练车都要提前进行心理建设。终于到了考科目二的日子，提前两个小时到达考场进行模拟训练，又提前半个钟去候考。来得太早，还没开门。一起等开门的有一位57岁的大姐，她看起来相当淡定。我问她，紧张吗？她说，不紧张，为什么要紧张？这次不行，下次再来呗！她又说，我是带孙子的人了，还是决定要考驾照，不让自己留下遗憾。

许是被她的积极乐观打动了，我好像没那么紧张了。也对，不就是考试吗？这半辈子考的试还少吗？再说，又不是一局定生死，怕什么！这么一想，心里的冲劲涌上来了，特别想钻进车里试一把！考场门一开，我第一个走进去，第一个排队，第一个坐上考试的车辆。过程很顺利，一把过，这是天助勇敢之人吗？

事实上，每一关都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今年2月份，我拿到了驾照。走出科目4考场的时候，我反复端详写着自己名字的驾驶证，内心充满喜悦。我觉得这本驾驶证于我的意义，不仅仅是通过了一场考试，更在于它打破了我长达20年的自我设限。

有人说，当你学会了开车，你的世界会被无限延展。以前的我对这话没太深的体会，现在的我深以为然。被无限延展的，除了空间世界，还有尝试新事物的勇气与看见新事物的欣喜。

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，不自我设限，才能看见更多的风景。

## 铁轨上的时光

——读《听，火车飞驰而过的声音》有感

李玉

方便面和烟草混合的味道，如今想来，那竟是岁月的味道。那些年，每次回家都要经历36小时的颠簸。车厢里人满为患，连厕所都塞满了人。有一次，我挤在车厢连接处，看着窗外逐渐熟悉的风景，那种归心似箭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。夜深时，车厢顶灯昏暗，旅客们以各种姿态入睡，鼾声、梦话、孩子的啼哭声交织成特殊的旅途夜曲。

时光如列车般飞驰。不知何时起，动车组开始出现在铁路上。第一次坐上动车时，我被它的安静和平稳震惊了。没有了熟悉的“哐当”声，没有了弥漫的焦煤味，甚至没有了那种山呼海啸般的震撼。列车悄无声息地加速，窗外的景物如流水般滑过。舒适度大大提升，却总觉得少了什么——也许是那种被称为“旅途感”的东西。

如今，高铁已成为出行的首选。银白色的车身在阳光下闪着光，流线型的车头仿佛一颗出膛的子弹。车厢内宽敞明亮，座椅舒适可调，每个座位都配有充电接口。曾经需要36

小时的路程，现在只需要8个小时。时间被压缩，空间被拉近。

在高铁上，我时常会想起那些绿皮车时光。那时的旅途很长，长到足以读完一本厚厚的小说，长到足以与邻座的陌生人从天南聊到地北，长到足以让期待慢慢发酵。火车隆隆向前，时光仿佛也被拉长了。而现在，我们太快了，快到来不及看清窗外的风景，快到来不及感受距离的存在。

有时在高铁上，我会看见一些老人，他们手足无措地站在车厢连接处，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自动门，面对干净的卫生间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们或许也在怀念那个可以开着车窗、让风吹乱头发的时代。

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列车。就像作者笔下的铁道博物馆里那些老机车，它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静静地停靠在历史的轨道上。而我们的生命，何尝不是一列永不停歇的列车，不断向前，途经不同的风景，经历不同的速度。这中间的各种意外，便是我们这短暂又漫长的一生。

## 被花生味道镀上金边的童年

张静

生苗。待收麦时，花生秧已经盖满地面。花生一个月左右会开花，是植物界独有的地上开花、果针扎到地下结果的植物，所以人们称它为“落花生”。

收获花生的季节一般在九月份前后，我们称“刨花生”。爸爸妈妈扛着三齿的耢头走在最前面，我们兄弟姐妹跟在后面。耢头落下，向上一撅，手抓花生秧轻轻抖落泥土，一整株刚刚离开泥土的花生，一串串、一簇簇地垂挂在根须上，像极了沉睡的铃铛，又像是大地悄悄孕育的宝葫芦，沾着湿泥，散发着一股清冽蓬勃的生命气息。

刨花生累了，一家人就坐在田埂的树荫下休息。用水冲洗几颗新鲜的花生，指甲掐开壳，露出里面裹着淡红衣膜的果仁，放入口中，清甜汁液瞬间迸发，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涩，那是属于泥土最本真的味道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现刨现吃的花生，是劳作间隙最好的犒赏，是任何零食都无法替代的幸福感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将满载的花生秧运回院里。晚饭后，在屋檐那盏暖黄的灯光下，全家围坐在一起，将花生一把把从秧上摘下来。夜风微凉，空

气中弥漫着花生茎叶的清苦香气，夹杂着我们的说笑声。母亲将花生洗干净，还不忘逐个捏开个小口以便入味，倒入锅中，加水，再撒一把盐、几粒八角、一小把花椒。伴随着柴火噼啪响，锅中的水很快沸腾，咸香的味道很快蔓延整个院落。待花生煮好。妈妈捞起，盛在盆里。我们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拿，却被烫得一边吹气一边在两只手里来回倒腾。剥开微微裂口的壳，热气腾腾的果仁变得柔软咸香，吃起来有一种踏实而温暖的熨帖。我们吃着，笑着。那一锅热腾腾的煮花生，不仅是一道食物，更是丰收的庆典、劳作的犒赏，是家最温暖的味道。

后来我离开老家，吃过各种各样的花生，有油炸的、裹糖衣的、醋泡的，却再也没吃到过儿时新鲜花生的清甜，也再没见过爸爸的“点种神器”。如今吃着同事递来的生花生，像一枚沉入时间深潭的石子，骤然激起层层叠叠的回忆涟漪。我终于明白，令我魂牵梦萦的，从来不是花生本身的清甜，而是那段被岁月镀上金边的旧时光——是田埂上混合着汗水与欢笑的苦涩与清甜，是一家人紧紧相依的、朴素而光辉的幸福时光。



读完本报8月14日《龙华新闻》副刊版《听，火车飞驰而过的声音》一文，我的思绪不禁飘向了远方，飘向了那些年曾坐过的火车。记忆如铁轨一般，向前延伸，看不见尽头，却总能将人带回某个特定的时刻。

小时候第一次坐火车，是被父亲抱上车的。那是个俗称“大焖罐”的货运车厢改造的临时客车。车厢里没有座位，各色人等挤作一团，行李堆成了小山。火车开动时，铁轮撞击轨道的“哐当”声震耳欲聋，车厢随之摇摆不定。我却兴奋地扒着门缝，看外面的世界飞速后退。那年我七岁，第一次感受到机械带来的移动魔力。

青春岁月里，绿皮火车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记得最清楚的，是车厢里特有的气味——焦煤、汗水、

初秋一早，我正在办公室忙碌，一位湖北同事提着一大袋花生走了进来，挨个分给每个人一小捧。初时我以为是寻常的煮花生，待慢慢捏开微微湿润的外壳，刹那间，湿润清甜的香气倏然漫开，像一把温柔的钥匙，轻轻旋开了记忆深处那扇关于故乡与童年的大门。

我的童年是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里度过的。每年端午节前后，麦子还未完全熟黄，就到了“点花生”的时节。之所以叫“点”，是因为要在麦垄之间精准地埋下种子，像在地上轻轻点下希望的墨迹。

爸爸是个工人，虽不太擅农事，但是个肯动脑筋的人。最早点花生要钻进麦田里，弓着腰，一手持锹、一手撒种，半天下来腰酸背痛不说，还常被尖锐的麦芒扎得满脸红色划痕。于是爸爸琢磨出了他的“改良版点种器”，他在一把小铁锹的木柄上，焊接了一根细长的轻钢铁管。使用时，只需用脚将铁锹头踩入土，捏一粒花生种子从钢管上端口丢下，向前微微一推手柄，种子便顺着铁管精准地滑入小坑，紧接着抽锹、覆土，动作一气呵成。

点种一两周后，再去看时，麦田的行隙间已悄悄钻出两瓣嫩黄的花